

# 凤凰树下

—— 我的厦大学生时代

Campus Delphin Regia Bespeaks How We Grew Up at Xiamen University

厦门大学出版社

---

## 本书编委会：

主编：陈福郎

编委：（按姓氏笔画为序）

郑启五 林其泉 黄宗实

当你迈进“南方之强”  
枝叶茂盛火红灿烂的凤凰花  
托起你人生美好的憧憬  
指点江山激扬文字  
知识的富矿多彩的生活  
谱写出你青春的动人乐章  
你曾经厦大  
岁月可以洗旧一切  
却洗不掉青春的记忆  
大学时代是你的青春驿站  
更是你人生永不熄灭的亮点  
无论风把你吹向何方  
凤凰树下永远站立着你的身影

主编手记

# 主编简介：



陈福郎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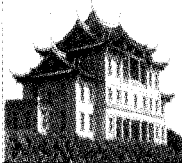
厦门大学出版社总编辑、编审，  
中国作家协会会员



## 目录

# 凤凰树下

- |     |          |                 |
|-----|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|
| 001 | 叶国庆[21级] | 我们那时候           |
| 004 | 振 [27级]  | 母校生活鳞爪          |
| 008 | 杜复钦[32级] | 记忆中的往事          |
| 013 | 樵 [34级]  | 在校生活剪影          |
| 016 | 陈 白[36级] | 厦岛回忆            |
| 022 | 昭 [40级]  | 片段的回忆           |
| 026 | 陈兆璋[42级] | 五十年后怀恩师         |
| 034 | 胡师杜[42级] | 厦大在长汀           |
| 039 | 吴厚沂[42级] | 母校与我            |
| 044 | 朱良灏[42级] | 我的厦大生活          |
| 047 | 李雪卿[43级] | 笃行仕女趣事多多        |
| 050 | 彭驾驛[44级] | 鹭江深且长 彭家四代厦大情更长 |
| 060 | 洪永宏[47级] | 追忆“囊萤”          |
| 065 | 许怀中[49级] | 在囊萤和映雪楼上        |
| 068 | 黄金陵[51级] | 金色的年华奔腾的岁月      |
| 073 | 庄钟庆[51级] | 书香不绝如缕          |
| 075 | 黄伙泉[52级] | 从我的记分册谈起        |



- 078 陈超真[53级] 一张半世纪前的录取通知书
- 083 周勇胜[53级] 五老峰上忆虞师
- 087 杨仁敬[54级] 磨练催人奋进
- 095 朱立文[55级] 一次下厂普查的追忆
- 100 周添成[55级] 难以忘怀的往事
- 104 高令印[56级] 我们在碧山岩寺里做“和尚”
- 108 郭启宗[56级] 先遣队奔赴三明
- 114 黄金镇[56级] 在逆境中奋起
- 119 胡明辉[56级] 学生年华的黄金片段
- 125 刘 光[56级] 我的大学生生活扫描
- 130 林其泉[56级] “八二三”后护校一百天
- 135 邹明清[56级] 沸腾的群山
- 140 陈毅明[57级] 在不寻常的岁月里成长
- 146 吴文华[57级] 我心目中的陈碧笙老师
- 151 余扬政[57级] 雪泥鸿爪
- 162 陈家春[59级] 光之三题
- 165 黄种生[59级] 遥远的记忆
- 174 包恒新[60级] 凤凰木外三章
- 180 陈安全[60级] 特殊年代厦大生活片段
- 185 黄奇石[60级] 青春之梦
- 197 黄兆芬[60级] 心中有希望 幸福无处不在
- 200 杨聪凤[60级] 我是凤凰树上的一片叶
- 206 张思鉴[60级] 两回母校
- 210 郑懿德[60级] 蓝色的小书包
- 216 王书声[61级] 中国人的幽默
- 222 吴文尧[61级] 凤凰树 芙蓉楼
- 226 张初考[61级] 缅怀王亚南校长



- 228 陈慧瑛[62级] 春 泥
- 234 潘文森[62级] 难忘芙蓉情
- 238 杨 斌[62级] 芙蓉楼下的日子
- 243 曾实新[62级] 心中有座母校
- 248 沈世豪[63级] 带枪的大学生
- 251 郑传芳[64级] 月牙池纪事
- 256 蒋伯英[65级] 初到厦大
- 262 林秀平[73级] 风雨中的午餐
- 265 陈支平[76级] 我的大学之路
- 270 林擎国[77级] 难忘而立之年后的大学生涯
- 275 吴立平[77级] 酒的故事
- 282 郑启五[77级] 1981年的凤凰花
- 286 朱水涌[77级] 结婚那一天
- 292 林丹娅[79级] 我们 7901 词语
- 302 郑以勒[79级] 国庆游园晚会征联记
- 306 薛鹏志[81级] 长汀时代:诗启师的讲述
- 314 高 波[87研] 过新年,过老年
- 319 陈心华[89级] “中毒”太深
- 324 黄鸣鹤[90级] 厦大旧事
- 329 廖慧娟[90级] 恋曲 1990 我们的爱与痛
- 336 王永盛[90级] 那些不经意的日子
- 345 杨家慧[91级] 怀旧的耳朵
- 349 陈意安[94级] 曾经厦大
- 354 赖勤学[94研] 收拾一街的幸福回忆之:书店篇
- 359 陈慰星[96级] 大学的财富
- 362 辜恩臻[96级] 最是那记忆的深处
- 367 刘美蓉[96级] 但愿那海风再起



- 370 陈 玲[97级] 最是那记忆  
375 李秋沉[97级] 说时依旧  
383 余 娜[98级] 厦大影事  
390 罗春垣[01研] 游击公司  
401 陈法宁[02级] 星期六上午  
405 林宜青[02研] 此岸 彼岸  
409 李丹婷[03级] 一夜长大  
412 卢伊莎[03级] 家在厦大  
420 卢明辉[03博] 沐浴师风 感受快乐  
425 任雪婷[04级] 选修趣事  
429 王 兵[04级] 时间的移民
- 434 陈福郎 编后感怀

Fenghuang Shuxia



## 我们那时候

◇ 21 级 叶国庆

我们那时候学校刚从集美搬到厦门来，校舍只囊萤楼一间，群贤楼映雪楼以及镇北关上教员的宿舍都还未盖好。演武场上，灰木砖石，东西堆叠。五老峰下打石的声音和教书的声音一样紧张，几百个工人，挥舞铁锤，赶备建筑材料。广漠的平地上划出交错不规则的行径，一边是蔓草零乱，一边是砖瓦纷披，新栽的相思树高不满尺，十足表现着筚路蓝缕的气象。

师生总共多少人，我现在记不清楚。我但觉得碰头便是同学、好不热闹。全体同学住一间宿舍，全体同学在一间膳厅吃饭。宿舍四人住一间，桌四张、椅四只，灯光交映，吟咏之声相和。膳厅里八人一桌，钟鸣而食，欣笑之声相闻。那时有许多外省同学不能适应这瘴疠的闽南地，患着脚气病，于是，学校每星期要分发一次面包、一次甜薏仁粥。同学们逢着这日子，都吃得大腹便便。林校长每星期总有几次到膳厅来视察，告诉我们一些卫生事项。师生间交谊会很常开，那时没有纪念周，不过会总觉得很多。每次开会，教授们必和我们做一些游戏（这大概是从外国带回的），例如“室内跳高”是叫我们站着张口去咬那挂在竿上的苹果，“室内跳远”是叫我们张口大笑，口最开的算是跳最远的，闹得我们哄堂大笑。教授们私人请我们到他家或野外开会也是很常。林淑敏先生和欧元怀先生似



是最常请我们的，又是最有趣的。

“陈嘉庚先生创办厦门大学”，这风声那时传遍全国。所以学校虽是初办，各地的同学都有。同学间由此便语言异声、风尚异习，但中间却有一共同点，这点我们那时叫他做“穷相”。怎说呢？同学中十分之八九是穿大褂的，膏泽不施、形容谈谈。每次逢着到厦市参加游行，宛若考场内走出来的一群穷秀才。吃饭时，遇着菜不够，各人袋中摸出小菜来，或是一包肉松，或是一包干虾米。吃的点心是山东馆的大面，每碗素的八分，荤的一毛二分。那时马路还未开筑。往厦市的路线，一条是由实验小学门前坐船（船资四毛），一条是走镇南关。同学们多半仗两只健腿走镇南关。走累了，只好停古树下擦擦汗（关门在今鸿山寺下。关前是两行老树、一片荒冢。即今大生里地）。曾有一位同学告诉我，他在厦大一年只花四十块钱，连往回旅费在内，这真是穷学生呵！

同学们生活虽淡泊，却虎虎有生气。我们有种种学会、有学社、有诗社。使我最不能忘的是这诗社，它叫苔苓诗社，社员似有三十多人。每学期征诗一两次，出题的是毛夷庚师和陈石遗师。但我们每学期做诗不止两次，深夜课毕，三五相招，便拈题限韵；星期假日，登山玩水，便负手征吟。我们也和运动员出征一样，到鼓浪屿菽庄花园买菊，到厦门图书馆和一班名士老儒连韵斗句（那时厦门图书馆长是周墨史先生）。文绉绉的生活，想来也够好笑。

由苔苓诗社我不禁又想起已故的同学谢倬君。他是社中一员健将，他的辛酸的热泪、清白的心肠、卓立的气概，不愧为一位大学生。读了他《敝帚集》（本校图书馆存有此书）便可知道他的精神。



“日月双丸转”，今年竟是厦大诞生的第十六年了，离开我们毕业的时间已十一年了。演武场今日别有一番景象，碧草如茵、绿荫成盖、芳气氤氲、风光旖旎。这远非昔日草莱初辟的情形可比。对着这艰难缔造的成绩，令人油然而生敬。我们同学爱母校所赐尤多，饮水思源，更当知如何报答哩！

民国廿六年三月一日

原载《厦大校刊》第一卷第十期，1937年8月





Fenghuang Shuxia

## 母校生活鳞爪

◇ 27 级 振

离了鹭岛后，为着生活的鞭策，十年来我很少写作，前天白芦兄再三敦促着要母校廿周年校庆特刊的文稿，我真是有点窘了。因为“忙”、“生疏”、和无法执笔的关系，只好将旧日的日记所载着的母校的一些鳞爪抄下，聊以塞责，自知是浅薄极了，好在聊供诸同学们笑，也无所谓吧。

×年×月×日

注册的手续办了以后，我被指定在映雪楼内居住，一切是陌生的。为要适应这新环境，不出岔子，我便开始去寻觅父亲所给我介绍的素未谋面的吴君，楼上楼下走了几遍都没什么结果。究竟住在哪里，我有点茫然，恰好这时候遇着一位同乡 K 先生，他指示我一切，终于见着吴君，他那华丽的西装、肥胖的身材、温和的词句给我很深刻的印象。宿舍一切东西整理就绪后，我开始写些报告上学情形的信给亲友。

×年×月×日

映雪楼的尽头是膳厅，膳厅的东首是一间小商店，里面贩卖香烟、水果、面包、西饼、牛乳、豆浆、糖果、咖啡等类，是同学们闲谈小吃的处所。掌柜是一位中年的女人，帮她照顾买卖的伙计们都唤她“三姑”，因此同学们也这样



跟着叫唤。她有四十多岁，圆圆的脸落在肥胖的双肩上，有些像“球”的样子，怪好笑的。她熟悉生意经，懂得怎样招待主顾，虽是小小一间店，却也门庭若市。尤其那豆浆和面包是为特色，是同学们早餐的必需品，我也这样地选择这一种的食物。

### ×年×月×日

这学期我还到囊萤楼四楼居住了，在四楼的天坪上我可以遥望鹭江江水的奔流，盘石炮台哨兵悠闲地踱着方步以及停留海畔的火轮吐着一缕缕浓烟。这一切使我又兴起“乍会又别”的意思，对景不觉惘然！

### ×年×月×日

今天是端午节，客远的游子当然无法享受西湖箫鼓、蒲酒聊饮的兴趣，为着度节，入晚便联合佑、清、藏等同学到森兴菜馆小酌。

森兴菜馆的老板是个福州人，很会弄几碗拿手好菜，因为是家乡味道，所以很多的同乡都在这菜馆里包饭。这老板很是好赌的，饭菜的可口与否是要看他的赌风如何为定。今天他那兴高采烈的样子，我想他昨晚大约是赢了钱。

三壶老酒，几盘热菜，我们就这样地狼吞虎咽秋风扫落叶般吃它一个精光，当中还夹以行令、猜拳，总算这一席酒是尽欢而散的。

大家的兴致还异常浓厚，出菜馆沿群贤同安集美诸楼的走廊踱过青色的草场，向着熟悉的江边走去，大家对着江水坐着，志和藏并肩地谈他两人自己的恋爱史，情况煞



是有趣。我和佑大猜其拳，清在沙面翻着跟斗，这一场的个别享受，到了初更梆声响后，方始兴尽而归。

×年×月×日

厨房的菜饭，一天坏似一天，我的吃饭很成问题，因此想改换方针，到校门口大桥头的北方馆子解决，一碗白丝面、一盘菜、几块馒头，每月两餐十元，算是很克己，这学期食的问题我便这样决定。

这馆子的小楼上，每餐聚了二三十个同学在一起，热闹异常。中间有位同学能够每餐吃二十块馒头、二碗白丝面，弄得馆子老板叫苦连天，所幸我们食量小，可以给他一个弥补机会，不然，怕不亏他的老本么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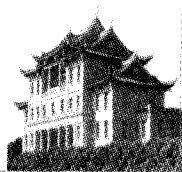
×年×月×日

今晚的月亮是分外皎洁，草地上洒遍银色的光辉，风景幽然！因为明天是星期日没有功课，所以便和藏、清、佑等到草场上踱着方步来一个月夜谈心，大家的话便有时谈到童年回忆、中学生涯，有时又转到未业的一切。

顺着月光又转到赴南普陀寺的路上，鞋声、蛙声和远处钟声交响着，又是一番风味。寺就在学校后面，为厦门名胜之一，寺内的素面炒得很不错，我们是常常光顾的。大家一直到了后山席地而坐，对着高空明月、清林野寺，不禁乡思悠然。

×年×月×日

四年的大学生涯已经结束了，在将次离开学校的当儿，我不免感到种种的留恋。今天闽海学会的同学们在鹭



江三友菜社举行一次欢送会，领略他们的盛情，惋惜彼此的别绪，席间我便不知不觉地吃了很多的酒，宾主都有些醉了。

临别，术河兄说了几句话，我是很感动的。他说：“兄：你不是说学校中有许多值得留恋的吗！但更高的使命引导你离开这一群，此际要分手了，祝我们的友谊与日俱进，而你做我人生路上的 Pioneers。”

原文作于 1941 年





Fenghuang Shuxia

## 记忆中的往事

◇32级 杜复钦

### 我进预科补习班

在初中的时代，我的教师当中有克惠、天民、何适三位是厦大的学生，同时我的二哥亦在这最高学府的文学系读书，所以我脑子里早已有了“厦大”这名词的印象。民国十五年我到了厦岛，随从会见了这背着普陀青山、面着鹭江绿水的森严、雄伟而玄秘的学府！那时的我真如乡下佬看大观园，惊奇而又赞叹。内心暗地里想：不知我此生有无此缘福能住这宫殿式的巍峨高楼啊！

机会终究来临，报纸上刊登着通告说：厦大招收预科补习班生，初中毕业即可应考，考的学科有四门：党义、国文、英文、数学。数学则包括算术、代数、几何三种；英文则有文法和作文。由了我二哥的通知和鼓励，我来参加这补习班的入学试验，来时住囊萤三楼二零六号，这是我享受着最高学府膳宿的开始。因为时间甚短暂，我什么都不曾预备，只看了一本《党义问题百解》和一本《党义浅说》，还零星看了一点英文。

考试开始了，第一天是党义和国文。党义题目是由一位穿着灰色中山装拿着博士皮包的先生拿来分的，后面还跟着几位西装革履的先生来监考（后来我才知道是郑先生和注册部的职员先生）。我一翻开考卷纸，原来是十题加



减题：其中我懂得答的有七题，还有三题是属日期的，我莫名其妙，坐在考场中约莫有半点钟莫知所措。“不入虎穴，焉得虎子”，我顿起了冒险的心理，在手指上暗暗地点了数，像卜卦似的，我画上了“加”“减”“加”三个记号。交了卷，溜出了生物院大讲堂之后，我心里一直对答案，“不对”扣去六十分，那就完了。朝鹭江，向着乌石山上炮台，我一面走，一面默默地祷告上苍，要把我点着红银朱。

下一堂是国文，题目是“我的小史”，这个题目我在家里和初中时都做过，所以照老例便从六岁启蒙就塾起至为何来投考预科补习班的缘由止，写了四百多字交卷，在交卷的时候，我注意到穿着蓝布长衣，留着长发辫，而正踱着方步，摇着头，口中吟唔着诗词的周老先生（我后来才知道是周先生的），我联想到鲁迅《呐喊》的“孔乙己”，忍不住口里泛出了微笑。

第二天上午是考英文，作文题是“Opium”。文法是写“good”、“bitter sour”、“eighter or”等十字的 antonym，不知道是什么意思，所以无从答起，只好先开始作文。作文题“opium”这字的意义，亦是几日前恰巧在课本上翻到的，因此我就写了“Opium is a kind of plant”诸如此类的句子，涂墨涂白地写上了六七十个字。正在搔头摆脑没办法中，我忽然听见我隔邻的一位口中念着“good”，“bad”，“bad”三字，于是我恍然大悟：大概是要写他们相反的意义吧？是不是，天晓得！横竖我要写，便把我真急得如热锅上的蚂蚁，那有什么办法呢？

离了考场后，跟着我后面出来的一位厦门乡亲，他低声地问我道：“喂，Opium 是什么意思啊？”告诉了他后，他笑着说他不懂，而把整个考卷填上了“Opium is Opium”。



到底是不是这样，鬼知道！

数学却是难关了！因为范围太大，我觉得最无把握。考题一接到手，晓得是八题。内容是这样：算术三题，代数二题，几何三题。从头到尾一看，还好，代数我全会做，算术三题懂二题，几何懂一题。题目却不难，但是我没有预备呀！不懂的三题中两题是这样：

(A)求时钟四点与五点互成直角的时间。

(B)过一定点引一定之任意割线，此割线与圆周相交于两点，则点至交点之相乘积常一定。

做完了我懂的题目之后，我抬起头向两旁打了一阵斜眼，我发现着：停了笔尖，抓着头发，眼睛朝着天花板的人还不少呢！原来“吾道不孤”，“我亦怜卿卿怜我，相逢竟在武亭间！”

数日后二哥面带着笑容告诉我说：“欵，你的国文是八十分，英文六十五，党义一百分，数学还不知道，照这样情形大概是有了希望的！”接着青苑和振谦二位长辈的乡亲就说，“要请客，要请客”！

中午，二哥真的添了一大盘肉羹汤和两碟菜。大家饭量都增加了起来，我也多吃了一碗。不过，在我脑子里仍然是萦回着“大概是有希望的！”这只是“大概”呀！

毕竟老天爷有眼，我是被录取了。

## 校中生活断片与怀感

受了传统的庇荫，我一进校就住在我二哥的书房间——囊萤楼最好的一间。同房的是获帆、昭之二学长，他们俩都是大学三四年级学生，而我是预科补习班生，以